

蒸汽机车时代,煤是机车的“口粮”,为给机车加煤,各机务段都建有上煤台。作为蒸汽机车回段整备作业的重要设施,上煤台因蒸汽机车而生,随着蒸汽机车的淘汰,它也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,摆脱不了被拆除的命运。作为蒸汽时代的鲜明标识,在济南机务段,也有一个上煤台,1911年建成,1991年拆除,前后存在了80年。

1899年(清光绪二十五年)1月,清政府派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为津镇铁路督办。5月18日,许景澄与英商汇丰银行、德商德华银行草签了《津镇铁路借款合同》,借款740万英镑,九折实付,年息5厘,期限50年,合同规定北段由德商承办,南段由英商承办。

据史料记载,由德国工程师司马门(音译)设计,1910年中德开始合建济南机务段。1911年,在德国人段长沟劳波(音译)、工程师哈尔曼(音译)等人的亲自监督下建成济南机务段。当时的建筑有:机车库(仅有十股道)、机械场、段长室、锅炉房等。机械设备有:上煤台、转车台、道岔、水塔等。运营机车15台,机车型号是德国造“三三”型,工人约一百名。同年,德国人高郎(音译)任济南机务段首任段长,并将设在鹤山的津浦车头房移到济南现址。

建段之初,经营管理操纵在德国人手中,基础薄弱,设备陈旧,运营落后。机车常途中停车烧汽,仅能白天行车,列车制动靠闸夫手闸制动,仅能牵引旅客列车4至5辆。

机车整备仅靠铁锹、筐担、钩铲,以笨重体力抬、扛、推进行作业。当时的上煤台非常原始,在铁路边上用枕木搭建一个与机车煤水车等高的平台,先用大筐通过两段斜坡将煤抬到“煤台”上,等机车停稳之后,再由上煤工人用铁锹装到煤水车上。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军阀混战时期,济南机务段的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贫困潦倒,还要承担极其繁重的劳役。当时机车运营方式为包乘制,二人一班值乘跑天津,中途不换乘,常常忍饥挨饿,筋疲力尽。在上煤台工作的给煤工人更加苦不堪言,“担子重,煤台高,年纪轻轻压弯腰,抬起筐,泪眼来,煤台好比断头台”便是他们的真实写照。

1937年,卢沟桥“七七”事变爆发。1938年1月日寇占领胶济铁路全线,从此,济南机务段落入日寇的魔爪之下,工人备受压榨和摧残。日寇逼迫工人劳作时间长达十余小时,乘务员的劳作时间有时竟达几十个小时。在劳动安全上,视工人生命如儿戏,没有丝毫保护措施。1940年夏天,一名姓王的擦车工人在上煤台擦车时被挤死,尸体在酷暑中摆放三天,溃烂发臭,日方竟无人过问。寒冷的冬天,给煤工人吃糠咽菜,衣不遮体,饿得头昏眼花,还要抬着二百多斤的煤筐上煤台。曹士英等七名工人又饿又累,昏倒在煤台上,被日方监工认为是“偷懒”,当即抓到警务部,灌凉水,用棍子毒打一顿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工人翻身当主人,



济南机务段拆除上煤台的场景。张汝峰 摄

【故地往事】

## 上煤台 蒸汽时代的难忘印记

□张汝峰

大家干劲十足,争相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。上煤台的工人天天脸上带笑,哼着小曲为蒸汽机车加煤,加班加点从不言累。火车司机努力多拉快跑,1952年6月5日,门巧1型1213号机车组王宝琦机班曾在炒米店、崮山间创出全路闯坡新纪录,受到铁道部通报表彰。

为提高加煤效率,减小给煤工人的劳动强度,济南机务段拆除了原来简陋的上煤台,新建了一个钢铁架构的上煤台。其造型就像个大漏斗,蒸汽机车入库线在上煤台的下面,入库机车要先加煤后入库。给蒸汽机车加煤时,北侧的机械将煤传送到最高处的煤仓内,待机车煤箱对准放煤口时,开闸放煤。

父亲是1958年来到济南机务段的,开的是蒸汽机车。他说,解放型机车煤厢装煤量9.6—15吨,胜利型机车煤厢装煤量15—17吨,人民型机车煤厢装煤量15—17吨,建设型机车煤厢装煤量15—21.5吨。每次加煤只需2分钟,日加煤能力可达700吨以上,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
小时候,我曾经跟随父亲进过蒸汽机车司机室,看到那么多的手轮、仪表、阀门,心情异常激动,摸摸这、看看那,结果不小心踩上了炉门的“脚蹬阀”,炉门“啪”的一声自动打开,把我吓了一跳。

1989年,我也进入济南机务段,成为一名机车司炉,圆了和蒸汽机车亲密接

触的梦想。然而事实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美好,蒸汽机车要把水变成蒸汽动力,要求司炉、副司机必须要有过硬的焚火技术,14分钟280锹,簸箕型火床的训练标准,各种规章和专业知识的半军事化管理,对我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。

最使我刻骨铭心的是蒸汽机车的冬季工作,碰上煤不好烧,正在爬坡的机车越走越慢,那真是心急如焚。上坡一身汗,下坡一身霜,司机室四处透风,一会儿冷,一会儿热。乘务员的工作服更是满身油污,有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:“远看像要饭的,近看像逃难的,仔细一看是机务段的”。

1979年底,人民型机车全部从济南机务段调出,客运机车全部实现了内燃化。1990年,解放型2401号、前进型472号两台蒸汽机车调出,济南机务段蒸汽机车时代彻底结束,上煤台也彻底失去了用武之地。

从此,我的工作由蒸汽机车司炉变为内燃机车副司机,每次出乘归来,第一眼看到的依然是处在整备场东侧的上煤台,它横跨在股道上面,有点像“凯旋门”。每次机车驶过,我都向它行注目礼,仿佛依恋一位慈祥的老者。

1991年,段上决定拆除上煤台,重新整治段容段貌。老司机们都依依不舍,父亲听说后也从家里来到段上。当工人爬上上煤台,开始切割支架时,我看到父亲的眼睛湿润了。父亲开了一辈子蒸汽机车,对上煤台有着几十年的感情,看到“老伙计”要从眼前消失,内心很是失落。

【消失的古县】

## 大师故乡是清平

□张永红

文化大师季羨林在回忆童年时曾经写道:“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,于1911年8月6日,生于山东省清平县(现改称临清市)的一个小村庄——官庄。”

季先生笔下的清平县,是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千年古县。其前身是始建于西汉元始二年(公元2年)的贝丘县。隋开皇十六年(596年)改名为清平县,属清河郡。最初县治在今临清市城东20公里的戴湾镇水城屯村。宋元丰四年(1081年)因黄河决口,县城毁坏,治所被迫东迁至明灵寨,即今高唐县清平镇。1940年,清平县城再次迁往西面的康庄,即今临清市康庄镇。季先生在文中写道:“我在故乡只呆了六年,我能回忆起来的事情还多得很,但是我不想再写下去了。已经到了同我那一个一片灰黄的故乡告别的时候了。”季先生6岁即告别家乡,随叔父来到济南,开始了漫长的异地求学生涯。而他的出生地官庄村,则属于清平县最后的县治所在地——现属临清市的康庄镇。据说,后来季先生同时考上了清华和北大,为清平县父老乡亲争了光,当时的县政府还给他颁发了奖学金。

抗日战争时期,这里曾发生过著名的陈官营突围战。时任冀南军区七分政委的肖永智在率部突破日军包围圈时,不幸壮烈牺牲。为纪念肖永智烈士,1946年,清平县改名为永智县。1949年复名清平县,属平原省聊城专区。1952年平原省撤销,划归山东省聊城专区。在1956年的山东省行政区划大调整中,清平县建制被撤销,其辖区西部的金郝庄、康庄、戴湾等地划归临清市,东部的旧城区划归高唐县。这个具有1360年历史的千年古县就这样悄然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之中。

除季羨林之外,历史上另一位大师——唐代著名哲学家、音乐家吕才,也是清平县的骄傲。吕才,清平吕庄村人(今属高唐县)。他出身寒门,才识渊博,官居太常博士,在多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。通晓天文地理,擅长声乐音律。曾发明管乐器“尺八”,流传到日本,广受欢迎。他曾勘校哲学著作《阴阳书》,编写地理著作《方域图》。尤其是他编制的大型乐舞《秦王破阵乐》,千百年来一直被史学界、音乐界所推崇,至今仍被演奏。他发明的“吕才合婚法”,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。

清平县撤销后,明灵寨旧城区划归高唐县,原称旧城公社,1982年改为旧城镇,1993年改名为清平镇。清平镇原名明灵寨,相传为唐明皇墓地所在地。自宋元丰年间起到1940年县治迁往康庄止,清平镇作为县城持续了800多年,是最能代表古县历史轨迹的地方。清平县城原为土城,始建于北宋宣和年间,历经金、元、清三代多次重修,又于清嘉庆年间改建为砖城。古城墙在解放战争中毁于战火,仅剩东门和文庙大成殿等文物古迹。漫步在现在的清平镇,能够感受到原古县气息的只有文庙和迎旭门了。

清平文庙位于原县城西北角,始建于金大定十三年(1173年),经过历代多次修缮和增建,规模不断扩大。历经近千年的时间,现仍存有透龙壁和大成殿。透龙壁建于清乾隆年间,墙壁为透孔型,中间镶有圆形绿色花边琉璃饰件,上有“大和元气”四个大字,以此赞颂孔子思想如太空的元始之气,无限循环,永恒长存。因透过壁孔可看到大成殿廊柱上的雕刻盘龙,故称为透龙壁。影壁高5米,宽10.25米,其建筑样式为省内唯一、国内仅见。大成殿为孔庙正殿,面阔五间,单檐歇山,结构严谨,庄严肃穆。

迎旭门为原清平县城的东门,为清乾隆六十年(1795年)改建砖城时重修。城门南北长15.5米,东西宽13米,城门气势雄伟,巍峨壮观。门洞上方有一块书有“迎旭”二字的石匾,为清乾隆年间所刻。迎旭门是我省仅存的三座古城门之一,也是鲁西平原上仅存的古城门,堪称鲁西一景。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《水浒传》曾在此处取景拍摄。站在历经百年风雨的古城门下,仿佛回到了昔日古县烟火万家的峥嵘岁月。

【老照片】

## 抗美援朝归来的父母

□周长胜

1952年6月初,在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二、四、五次战役和金化、铁原防御战之后,父亲、母亲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6军从朝鲜战场回国,在辽宁丹东短暂休整,其间留下了这张一身戎装的合影。

父母所在部队从上海出发,于1950年11月19日后从吉林集安入朝。当时国内经济尚未恢复,物资供应非常紧张,在南方的部队冬装还未来得及配发,但军令如山,将士们毫不迟疑挥师出征。

父亲周传业,当时在26军卫生部保健科任军医。据他讲,朝鲜的冬天冰天雪地极为寒冷,气温经常低至零下三十多摄氏度,由此造成了相当数量的非战斗性减员。他在去部队检查医疗救护情况时,有时就看到伤员扶着枪一动不动地坐在路边,身上厚厚的一层雪,他就走过去说:同志啊,别坐着冻坏喽,快起来走走。伸手一推,那伤员身体僵硬已经牺牲了。

母亲张德良,在军卫生部下属的卫生一所任护理员。任务是到从前线下来的伤员进行临时救治护理,然后往后方医院转移。母亲说,当时美国飞机轰炸得厉害,我们就把伤员隐蔽在山沟两侧的山洞里,白天怕暴露目标,只能晚上挨个山洞给伤员擦洗换药,黑灯瞎火有时一不小心就被敌人的尸体绊倒在地上,那时也不知道害怕,爬起来继续工作。

一场战争使十几万英灵长眠在朝鲜的白山黑水之间。父母是幸运的,他们回国后组成了家庭,1954年转业到东平县卫生院工作。六十五年过去了,父亲离开我们已近十年,母亲身体尚好,膝下儿孙敬其乐融融。

